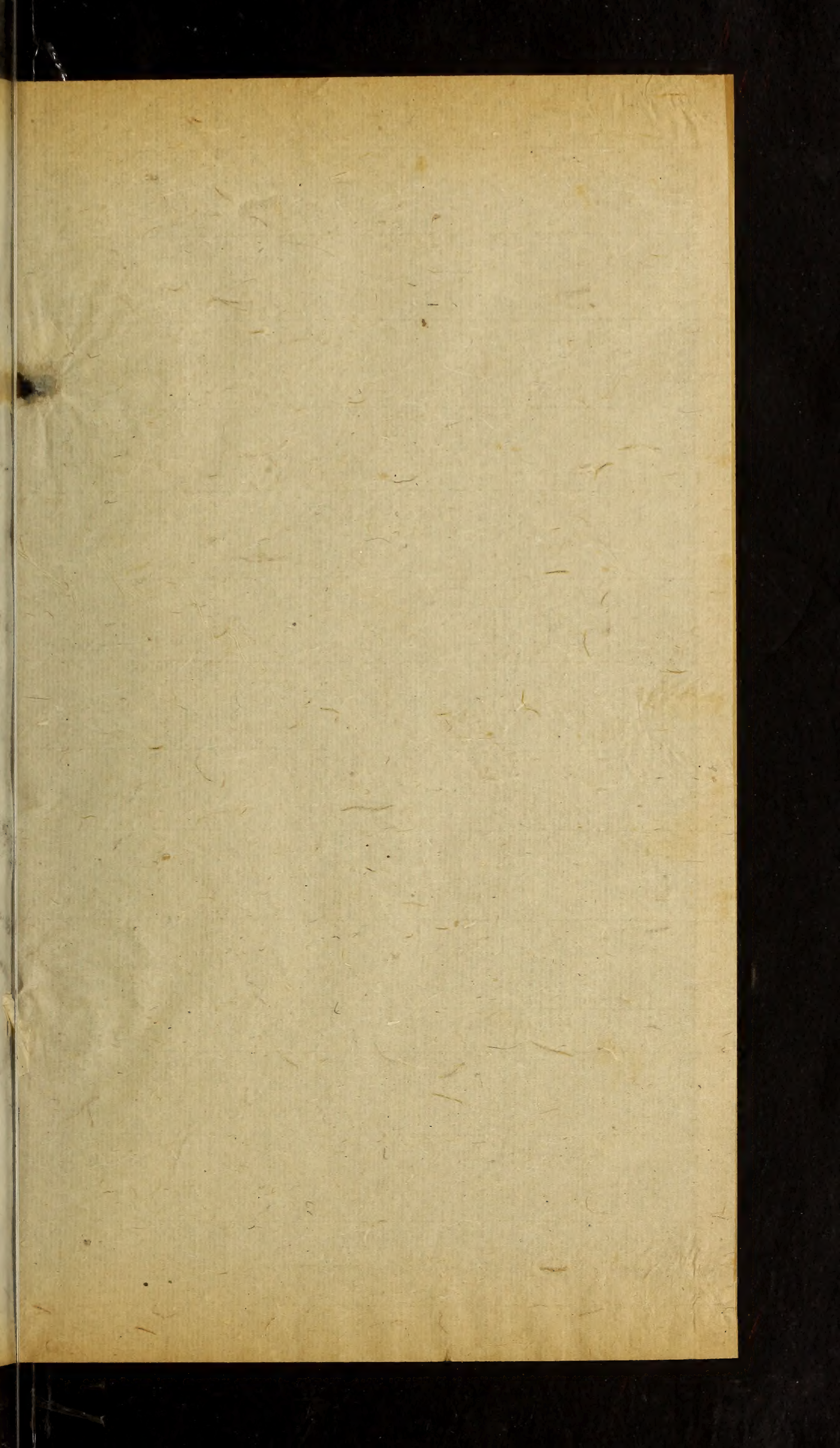




癸丑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四

起癸丑明世宗嘉靖三十二
年盡壬申明穆宗隆慶六年凡二十年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不見。秋七月俺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邢富等以罪亡入虜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搆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等數誘虜入寇。教以製鉤杆攻城堡之法。俺答信用之。至是復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力戰却之。虜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畤駐鄜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以萬騎寇大同。總兵李淶戰死。全軍皆沒。明年復犯宣大。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

督楊博悉力禦之乃遁。

九月。柘城盜作亂。官軍討平之。

柘城人師尚詔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啓門納之。劫獄囚掠帑藏去官軍分道追賊獲尚詔於山東詔即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於廷。

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杖。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江南浙江軍務討倭。秋七月。詔勛戚大臣入直西內

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尚書李默王用賓

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侍郎程文德閔如霖郭樸吳山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得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為民

乙卯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詣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請遣大臣祭東海帝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慴公私財賂填集江南為之困儆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冬十月殺總督尚書張經

初文華屢趣經進兵經恐洩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嚴嵩復從中搆之遂逮經下獄經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至是斬西市天下冤之

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帝既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復為員外郎繼盛甫抵任即上疏劾嚴嵩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儼然以丞相自居竊弄威柄黜陟由己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令其子世蕃代票擬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嚴劾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

一涉行伍皆冒軍功官錦衣以故兩廣將帥躐掌府部

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爲大將北虜深入戒

丁汝夔勿戰生靈塗炭畿輔爲墟郎中徐學詩給事中

厲汝進等一與牴牾立加斥謫文武遷擢苞苴肆行將

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

百姓守法度者爲迂拙工附離者爲才能風俗澆訛廉

恥澌滅嵩罪如此而其姦又足以濟之厚賄左右得備

聞宮中言動用趙文華掌通政使疏至必先閱副封畏

廠衛緝訪即與結姻懼言官彈劾非私人不得預臺諫

部寺中有才望者悉羅致門下內外聯絡根柢蟠互諸

臣忍負國不敢忤嵩惟陛下察其姦邪或召問裕景二

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罷免內賊既去外賊不戰而自戢矣疏入嵩摘召問二王語密搆於帝下繼盛詔獄備極慘酷論死繫三載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因附繼盛名並奏繼盛妻張氏上書請代夫死詞極哀痛嵩屏不上遂斬西市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

十一月朔日食○山西陝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河清

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八十三萬有奇

三十五年春三月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胡宗憲總督軍務

前年秋倭衆六十餘人自杭州西剽嚴歙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轉鬭數千里殺傷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官軍所殲應天巡撫曹邦輔以捷聞文華忌其功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擣倭於松江之陶宅進營甎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以寇息請還許之比還朝倭警日至帝數詰嚴嵩嵩曲爲解帝意終不釋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

宗攻淮蔡而既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黜坐死帝以是謂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文華盛毀總督楊宜而薦宗憲遂擢宗憲兵部侍郎總督諸軍討倭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遝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既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喜加文華少保廕子錦衣千戶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爲庶人自殺

載埨性淫虐奪民間女爲妾發塚七十餘所前後殺無

章二十餘人恐得罪乃密遣驛騎伺京師動靜撫按交章論奏詔廢爲庶人戴瑜殺其妻妾自縊死

冬十月朔日食

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帝急欲建正朝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怒黜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衛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按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路楷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順曰嚴公薄我賞意未愜乎併取鍊子袞褒杖殺

之。

冬十一月。辛愛圍大同右衛。

俺答子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自詡爲奇功。致之京師。辛愛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桃松寨。廷議許之。敵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嚴嵩與兵部尚書許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召順還。以兵部侍郎江東代之。時故將尚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虜酋三人。會江東與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糾衆三千餘。入寧波岑港大掠。宗憲故與。直同鄉。因館其母妻於杭州。厚撫之。遣使招直。直詣降。願效死自贖。帝謂直元兇不可赦。乃收斬之。其黨復據岑港堅守踰年。徐移之柯梅。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

三十七年。秋八月。吉能圍甘州

吉囊子吉能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詔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三十八年春二月辛愛寇灤河

辛愛與老把都諸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

秋七月南京地震

三十九年春正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

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及嵩敗。懋卿以贓戍邊。

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傲。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諸軍大怨。遂以都肆日殺懋官。裸尸於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寫十萬金。乃稍定。巡撫李遂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遣褫懋官。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襲俺答於豐州。破之。

先是虜聚衆喜峰口。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巢於灰河

虜稍遠徙至是漢復與叅將王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州禽斬百五十人焚板升略盡時邸富已隨虜帳他徙趙全亦遁免。

四十年春二月朔日食。○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秋七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袁煒為武英殿大學士

先是二月日食微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得譴去遂以煒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

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未幾遂進尚書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嚴訥郭樸並號青詞宰相。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時適暫移玉熙宮。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還以私人居要地

帝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嵩帝雖紬言者然心不能無動而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眷益移未幾方士藍道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下世蕃及其客羅龍文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等數十人皆

坐姦黨黜謫有差嵩歸後六年寄食墓舍以死。

土蠻寇遼東總兵黑春戰死。

土蠻入撫順復攻鳳凰城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燿太子少保。

初大內災宮官有密收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燿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等加太子少保燿初附嚴世蕃擢戶部尚書以貪穢著及世蕃敗知不為公論所容乃要結為固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還朝。上所得法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俱擢侍講學士。

倭陷興化府。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擊破之。

初倭去浙江。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閩患少熄。

四十二年。冬十月。辛愛把都兒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邊塞總督楊選囚朵顏三衛長通罕。令其子更迭

為質通罕者辛愛妻父也邊冀以牽制辛愛三衛皆怨至是把都兒等潰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溱孫臏戰死京師戒嚴大同總兵官姜應熊敗寇於密雲乃退

詔誅選。

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模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典模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絕大壯飲食斃之築崇臺連城擬帝闕强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以金贖巡撫張永明等上言狀詔壞所造宮城歸民間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模不奉詔乃除世封。

夏五月朔日食

四十四年。春正三月。袁煒罷。○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乘軒衣蟒。數蹈不少衰。袁州推官郭諫臣與巡按御史林潤謀盡發其罪。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

籍其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

夏四月以嚴訥李春芳為武英殿大學士。冬十一月嚴訥罷

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罷歸

丙寅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

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

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

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
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數月會帝
有煩悶疾遽繫論死穆宗嗣位乃釋之。
三月以郭樸為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為文淵閣大學士。
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旱○冬十月俺答寇大同參將崔
世榮戰死。○十一月帝有疾
以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故也
十二月帝崩裕王載垕即位
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䘏錄方士付法
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

禮部尚書高儀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睿宗已爲皇祖君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雖爲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爲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未合典禮不報。

追尊母杜氏爲孝恪皇太后○二月立皇后陳氏○以陳以勤爲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爲東閣大學士。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

三月葬永陵

孝潔肅皇后孝恪皇太后同祔。

夏四月御經筵○五月塞決河。

先是河決曹縣洸溢徐沛間河漕尚書朱衡以南陽夏村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地高阜河流至昭陽湖不復東乃疏盛應期所鑿新河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之濬三河口又疏舊河築馬家橋堤挽河流使盡入秦溝又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導沙河入獨山湖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遂通。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遽移具出爲給事中胡應嘉所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帝即位階與爲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階抗郭樸

復助之因事削應嘉籍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辨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於是言官論拱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六月霪雨傷稼○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八月帝視國子監○九月俺答寇山西

俺答數犯山西至是復率衆數萬分道寇井坪朔州偏頭關老營堡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勾土蠻同時入寇薊鎮昌黎撫寧樂亭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

郭樸罷○冬十月以王崇古總制三邊。

時吉能據河套為西陲諸部長別部賓兎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亦起為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延綏寧夏甘肅軍務。

二年春二月帝耕耤田○三月立子翊鈞為皇太子○京師地震○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門

繼光至鎮議建敵臺千二百所臺宿百人二千里間聲勢相接又立車營製拒馬器節制精明器械堅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鎮冠。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

側目。給事中張齊前奉命犒軍。宣大受鹽商金因䟽請
恤邊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
許之
冬十月遼王憲𤊨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𤊨在世宗朝以奉道被寵賜眞人號至是巡按御史
郜光先劾其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等勘實免為庶人
國除。初張居正與憲𤊨有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
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嗾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獄中。
三年。秋八月以趙貞吉為文淵閣大學士〇冬十二月命
廠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

聞於是尚書毛愷侍郎萬士和等皆自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報聞

召高拱復入閣

拱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復顯議禮諸臣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夏四月京師地震○秋七

月禁章奏浮詞。

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甚者翻可竄匿名實。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罷

以勤入閣。係階爲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構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卒贈太保。謚文端。

罷戶部尚書劉體乾。

是時內供浸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

八月河決邳州。
初新河既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益大漲二年七月決沛縣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條利害以聞。
九月以李成梁爲遼東總兵官。○冬十月俺答孫把漢那吉內附詔授指揮使厚遣歸。
把漢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而娶與妻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

羌等之把漢惹率屬十餘人來歸。入同巡撫方逢時以告王崇古。崇古上言。把漢來歸。非擁衆內附者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俺答。俺答急則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不聽。即脅誅把漢牽沮之。爻不然。因而撫納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俺答老且死。黃台吉立。則令把漢還以衆與台吉抗。我援兵助之此安邊之大略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俺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引還約諸部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遣譯者往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以易把漢。俺答遂遣使乞封請互市未幾。執趙全等九人來獻崇古以帝命遣把漢歸。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考察科道。去貞吉所厚者二十餘人。又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辨言。臣掌風憲。目睹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放歸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入。帝手詔令貞吉致仕。貞吉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人多怨之。卒贈少保。謚文肅。

以殷士儋為文淵閣大學士。

士儋本裕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己。不為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五年。春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

犯濼州吉既歸俺答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險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差封把漢將勇將軍指揮知故韃靼初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

夏五月李春芳罷。

始徐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及高拱再入直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去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言官

裕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

六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河南山東水。十一月。殷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劾士儋進由內侍。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遂乞休去。

壬申

六年。春正月。築徐邳河堤。

時復以朱衡經理河工。遂罷泇河議。專事徐邳。築長堤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

閏三月。帝有疾。夏四月。以高儀為文淵閣大學士。五月。帝崩。六月朔。日食。太子翊鈞即位。罷中極殿大

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構隙日甚穆宗崩太監馮保矯遺詔掌司禮監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衆朝大駭拱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疏請詘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不可容明日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爲首輔

高儀卒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殮謚文端

以呂調陽爲文淵閣大學士○尊皇后爲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爲慈聖皇太后

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爲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帝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秋九月葬昭陵。冬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起癸酉明神宗萬歷元年盡辛卯明神宗萬歷十九年凡十九年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春二月。御經筵。○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僞爲内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馮保欲緣此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且謂速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居正奏緩其獄。博使校尉怵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别。茫然莫辨也。帝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訊大

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擄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籍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命

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逢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益安

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為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遞相糾舉誤者抵罪自是政體為肅。

十二月。朵顏長禿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擒之

時俺答雖欵塞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泰寧朵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朵顏部長董狐狸及兄子長昂入犯喜峰口繼光擊敗之狐狸乃請貢至是狐狸之弟長禿復入寇繼光擒之於是狐狸長昂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長禿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入攢刀設誓乃釋長

禿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薊門守備固敵無由入寇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甲戌

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於皇極門

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順成弘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屆期倣舊典具儀以上帝乃召見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八人並賜銀幣

秋八月淮揚徐河海並溢〇冬十月決囚

世宗晚年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因從之又嚴諱盜之禁犯者雖循

吏必黜盜爲少衰。

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孤山堡於張其哈剌佃險山堡於寬佃江沿新安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於是撫順以北淸河以南。皆遵約束。

夏四月朔。日食既。○秋八月。以張四維爲東閣大學士

四維由張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

河決碭山。

南畿大水。河決而北。淮決高家堰而東。高郵湖亦決。清水潭口。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北漂蕩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

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並著清節。及官尚書。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為馮保為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謝病歸。卒謚文恭。

冬十月。京師地震

四年。春正月。巡按遼東御史劉臺以罪下獄

時御史在外恃凌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時臺按遼東。俛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與順以悅下耶。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事帝手勑。𢽟諭始起逮臺下詔獄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

二月開草灣河。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汊港久堙入海止雲梯一徑致海擁沙橫河流汎溢而鹽安高寶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

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以入海請於草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東衆流滙圍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廷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閱七月工竣水患稍平

秋八月帝視國子監河決崔鎮

徐豐沛睢寧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多決田廬湮沒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淸口淤墊全淮南徙灝漫山陽高寶間會河向桃源三義鎮入老黃河故道淤水乘虛入淸口老黃河復塞

五年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

論撰鈐鈹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齊名稱譚戚

秋閏八月朔。日食不見。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

居正父卒。戶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奪情議。馮保亦固留之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於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交章爭之。皆坐杖。成學士王錫爵詣第求解於居正不得。侍講于慎行。田一儁張位趙志皐。修撰習孔教沈懋學皆疏救。不納。尋勅羣臣再言者誅無赦。錫爵慎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冬十月。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欵。其從孫切盡台

言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毋作書止之。是
年。俺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
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戢其謀於番
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鉉尹瑾等。交章劾崇古弛防狗敵
崇古奏辨因乞休去。

彗星見○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銜天下不與己思以權刧之時因星
變考察百官趙志皐張位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御史
朱鴻謨馳疏救吳中行等斥為民南京僉都御史張岳
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禮部尚書何維栢亦
以自陳免。

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摯。欲塞決口。吳桂芳主開老黃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會桂芳卒以季馴代之季馴上言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宜塞崔鎮決口築遙堤以防衝潰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黃淮並流。沙隨水去。則雲梯海口不濬自通即草灣亦可不復修治矣因條上六事行之。乃塞崔鎮等決口築高家堰歸仁集。柳浦灣諸堤自徐沛至淮揚間遙堤縷堤滚水減水壩閘無不修築逾年工成

立皇后王氏。

先是帝大婚屆期慈聖太后歸慈寧宮諭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當倚先生等以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淶言大婚吉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於觀聽不宜乞別簡用不聽。

三月以馬自強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爲東閣大學士

二人由張居正薦用自強素忤居正負伉直名既入閣亦不能有爲

秋七月呂調陽能。

帝大婚後張居正乞歸葬許之賜帝賚忠良銀章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勅調陽等有大事勿專決

馳驛之荊州聽居正處分。調陽內艱累疏乞休及居正

還遂去

詔選內監三千五百人〇冬十月馬自強卒〇十二月高

拱卒復其官

拱練習政體所建白多可行。初在吏部遍識諸司賢否。倉卒舉用皆得人。又以時方棘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由侍郎而總督而本兵。中外迭居遞材自裕更取各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世宗服金丹崩。法司坐方士子弒父律。拱言先帝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爲王金所害。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穆宗深然之。始與張居正。雅相稱其才。至是惡居正奏復

其官贈太師諡文襄

戸部奏是歲天下戸口之數

戸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夏四月張居正上請停殿織

帝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居正言歲入則減於舊歲出則浮於前請量入爲出罷節浮費因進請停殿織帝嘉納焉

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等。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頗稱簡便。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詔減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庚辰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帝耕耤田。○夏四月。遼東都督王兀堂寇邊。李成梁擊敗之

兀堂怨邊將抑市價犯靉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入永奠堡。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至秋復犯寬奠。副將姚大節又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六月南畿大水。○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

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
功所在有功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立祠諡武襄
冬十月汰冗官○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始爲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
至是復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
得欺隱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
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張居正頗以溢額爲功
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後遂按溢額增賦
九年春三月大閱○夏四月戎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五年以宣大總督
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疏言北部輸誠

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宜與之。輙稽首歡笑。有撩入要賞者。告俺答罰治。即首聽命。而與議者或曰。敵使充斥。且益耗費。或曰。與好益狎。隱憂叵測。均未覩事機之論也。今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十纔二三。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方隆慶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所不可知者。俺答老且死。數年之後。諸部無所統一。狡黠爭構。或行侵擾。在我亦惟罷貢市。固壁壘以待。仍禁邊將無輕舉。使曲常在彼。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方略何如耳。封疆之事無常形。何必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至是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

崇古相臣世稱方主。

土蠻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爲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陛下宜撙節宮中耗費世宗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

五月盡賣民間種馬。

國初馬皆官牧後改牧於民給草場以資芻牧自豪右莊田占草場馬戶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卿武金議賣種馬之半至是以互市饒馬盡賣之折徵草場地租

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年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冏政大壞

壬午

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爲民累有司那新抵舊年分雜淆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是時國最完富太倉粟支十年

速把亥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速把亥與弟炒花卜言兔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夷堡參將李平胡射中速把亥墜馬斬之寇大奔

炒花等慟哭去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

又時襲擊於塞外。敵少戢成梁以功封寧遠伯。

夏四月京師旱疫。彗星見。六月朔日食。加張居正

太師。○以潘晟為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為文淵閣大學

士晟尋罷

張居正臥病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

厭清議馮保故從授書強居正薦之命下僅五日為言

者交章劾罷

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

贈上柱國謚文襄居正當務尊主權覈名實神宗初

政起衰振惰幾於富強然法嚴勇於自任諸不便者

多怨之及申時行為首輔務承帝指又罷居正所行者成法一切務為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

秋八月子常洛生。

恭妃王氏所生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廕馮保弟姪為都督僉事內官為工匠陳乞覃恩者至五百七十餘人

冬十二月謫太監馮保為奉御安置南京

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太后訓帝嚴詞責讓下帝故積怒保東宮舊閹張鯨張誠伺間陳保過惡并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御史江東之先劾保黨徐爵以嘗帝帝果下爵獄論死李植乃攻保帝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東之并糾吏部尚書

梁夢龍賂徐爵得官工部尚書曾省吾吏部侍郎王篆皆被論得罪去於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爲吏部尚書

清在部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

癸未

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

夏四月張四維罷以許國爲東閣大學士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宮災

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
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
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至光宗嗣位并泰子
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搆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冤
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荆州籍
居正家守令先期錄入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
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
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詔盡削居正官奪璽

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鍔搏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帝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惡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請出此呂於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許國不勝憤疏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

賤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申行用事也自是

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冬十月，余有丁卒。○十二月，以王錫爵為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為東閣大學士。○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十三年。春二月，京師旱，大雩。

帝步禱南郊，詔中外理寃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三月以尚寶少卿徐貞明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等方開水利於薊永有效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請永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秋七月雷震郊壇○八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奏詞不卑詔責之仍
進官代。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爲皇貴妃。

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首抗疏請立元嗣爲東宮貶廣昌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帝嘗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於是言者蠭起章累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槩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松茂諸番屢犯邊殺守將。巡撫徐元泰。遣總兵官李應祥進討。應祥樹赤白幟各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進破河東河西諸巢。禽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又討建昌番及邛部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蜀中劇寇盡平。應祥由是威名甚著。

冬十一月。祀南郊。

十五年春三月。詔撦力克襲封順義王。

初俺答死。子乞慶哈襲。至是乞慶哈死。子撦力克襲。其妻三娘子。即俺答所奪之外孫女而爲婦者也。歷配三

戊子

王主兵柄諸部畏之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垂二十年帝嘉其保塞功亦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 戶部右侍郎孫丕揚上言海內困加派官覓賦餉用損 上益下以培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朔日食不見。○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

瑞力矯偷惰。墨吏望風解印去及卒。士大夫醵金爲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文介。

十六年。春二月詔改景皇帝實錄。去郕戾王號不果行。

時上下偷惰詔勅多不奉行景帝實錄終明世未嘗改
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己丑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夏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潮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
之

庚寅

十八年。春正月。召見中官時行等於毓德宮。

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帝震怒
將加嚴譴召見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

令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留之。若廷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

帝數遇講則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爲吏部尚書

纁前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

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纔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其意猶有所儆省。概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黠吏。於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諡莊敬

夏六月。青海酋火落赤犯邊。

自俺荅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於虜。虜騎遂數入番中。至是套部莊秃賴等。據水塘。卜失兔。火落赤等。據莽剌捏工兩川。而火落赤尤驕傑。數犯甘涼岷洮西寧間。副將李聯芳戰沒。未幾。復大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禦

之敗績西陲大震時揞力克勢衰亦爲卜失兔等所誘

西行遠邊帝惡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朔日食。命兵部尚書鄭雒經略邊防。

雒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雒以洮河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致乃馳詣甘肅下令曰北部入青海者拒之於是擊破卜失兔軍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火落赤諸部而諭揞力克繳獻首叛踰二年揞力克以史二等來獻命復其市賞

十九年。春閏三月彗星見。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罷。

火落赤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忤帝意。未幾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畿內蝗○八月申時行許國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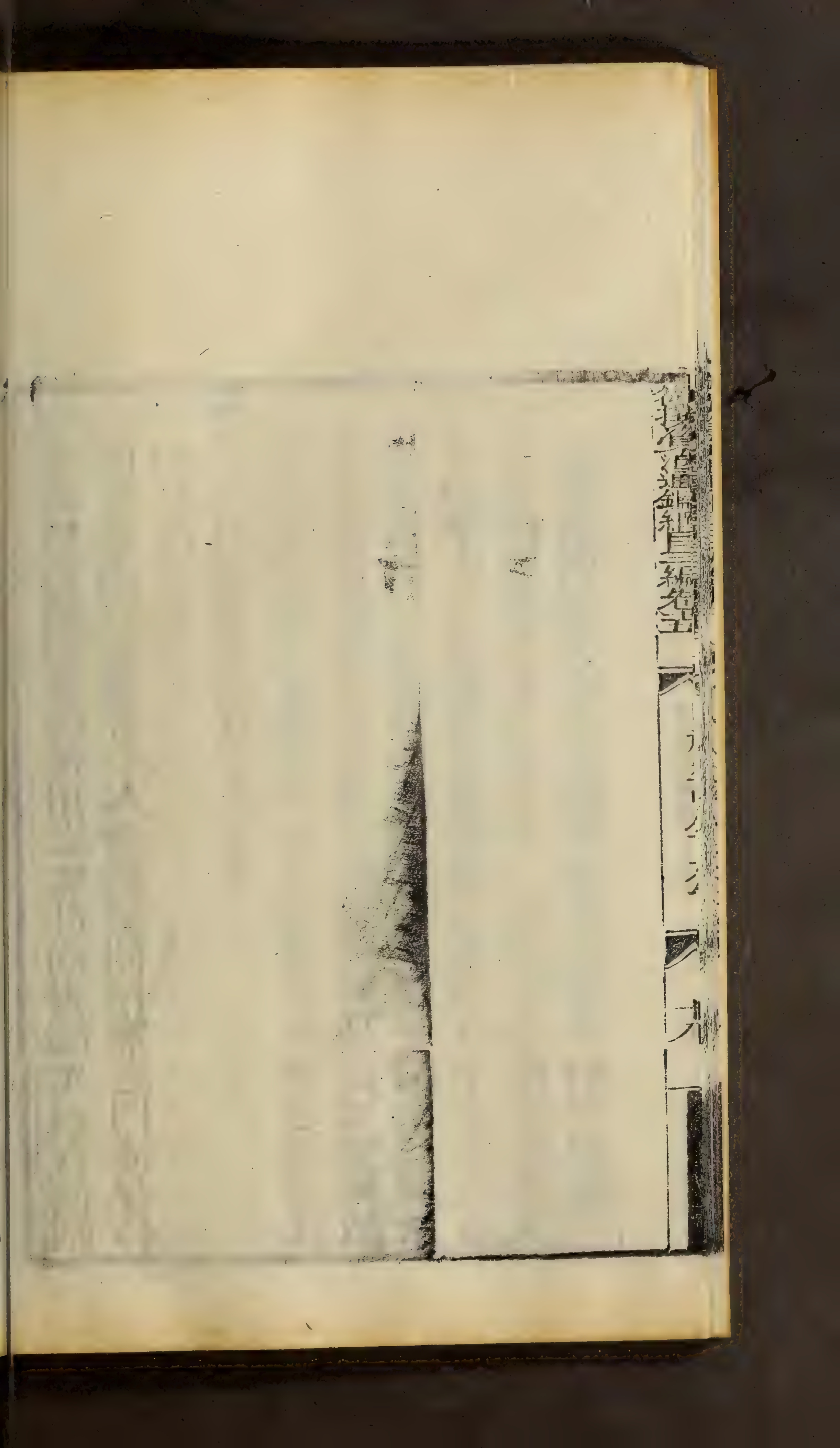
閣臣疏請建儲。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爲自交宮掖之謀。歙人黃正賓者以貲爲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淸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爲民。時行力求罷。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時行國。獨留家屏

以趙志皐張位爲東閣大學士

申時行密薦志皐位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皐位以疏辭帝不允。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十餘年西部數入邊將弁多戰沒成梁又潛兵出塞襲虜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功首增償勝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去是年閏六月成梁乘給事中侯先春閱邊謀搗巢功遣副將李寧襲板升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為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以寧遠伯奉朝請。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六

起壬辰明神宗萬歷二十年盡壬子明神宗萬歷四十年凡二十一年

壬辰

二十年。春二月哱拜據寧夏反遣總兵官李如松會總督魏學曾討平之。

哱拜。西部人嘉靖中來降屢立戰功官副總兵拜老子承恩襲性狠戾巡撫黨馨屢裁抑之拜遂嗾軍士劉東暘許朝等殺馨陷河西四十七堡誘套虜入犯花馬池全陝震動學曾檄諸將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未幾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為賊據帝從廷議以李成梁子如松提督陝西軍務會學曾及甘肅巡撫葉夢熊討之屢攻城不下及秋賊復勾套虜分道入

寇牽制官軍麻貴徵延綏兵乘虛出擣巢虜始退遂議決河灌城而先遣人誘東暘劄令殺哱拜父子自贖監軍御史梅國楨督戰甚急劾學曾玩寇逮下獄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其黨內攜互相殺冬十月承恩開門降拜闔室焚死夢熊詐誅拜黨執承恩至京師誅之學曾逮未逾月賊遂平詔復其官。

三月王家屏罷

給事中李獻可以疏請豫教元子謫外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遣內侍至其邸責之於是力求去詔馳傳歸

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

衝沙築堤束水爲河漕兼利之策下至禾石椿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與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五月倭陷朝鮮

僞倭王平秀吉者起人奴篡立雄踞三十六州窺朝鮮弛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至釜山破朝鮮入王京朝鮮八道幾沒國王李昖奔義州走渡鴨綠江求內屬請援之使絡繹於道詔以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李如松爲總兵官救之兵部尚書石星奏遣辨士沈惟敬詣軍前請金行間明年如松以連勝輕敵猝遇倭於碧蹄館官軍喪失甚多如松氣大沮應昌亦無欲

依自乃令惟敬至倭營議封貢會倭糧盡棄王京走據釜山惟敬同倭使來請款石星力主之召應昌如松班師二十四年遣使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倭已受册而怨朝鮮報謝無禮留兵釜山如故帝怒逮星下獄論死更命邢玠總督薊遼軍務麻貴為總兵官楊鎬以僉都御史經略朝鮮玠知行長與清正有隙遂督諸路軍專趨蔚山攻清正倭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二柵而鎬故與李如梅善欲待其至分功遽鳴金收軍明日攻之不能下倭救兵猝至鎬大懼先走諸軍繼之前後死者二萬人事聞帝命罷鎬聽勘

二十六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癸巳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歷舉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給事中史孟麟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皐張位請追還前詔不從已而諫者益衆岳元聲顧允成等十餘人遮錫爵於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鑨罷

先是大計京官鑨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力杜請謁盡黜執政私人於是衆多憾之給事中劉道隆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鑨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

八月彗星見紫微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時已十四歲出閣用東宮儀中外欣慰

河南饑○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國本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爲多事憲成主文選凡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至是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

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道處憲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皆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爲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以陳于陛沈一貫爲東閣大學士

○王錫爵罷

錫爵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爲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爲之

因蓮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爲吏部尚書。

丕揚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選人自掣請寄無所容然銓政自是一變。

冬十月炒花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擊敗之。

初速把亥爲官軍所殺其弟炒花子把兔兒益結土蠻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臨振武外爲空營以待敵騎深入官軍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把兔兒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冰渡河疾馳四百里

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把兎兒旋死諸部悉遠遁。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禮臣李廷機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既願舍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夏五月京師地震○秋九月青海酋永邵卜犯甘肅參將達雲擊敗之

永邵卜屢爲邊患重九日度諸將必燕飲擁勁騎直入

南川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桑爾峽外潛扼其背而已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為西陲戰功第一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沈鯉官禮部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復以為言詔附建文事蹟於太祖實錄之末復年號未幾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於誼未忍請祔食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淮水溢浸泗州祖陵○冬十月湖廣饑

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夏福建饑○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荆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所至納奸民為爪牙搜括及襲盜奴告主者畀以什之三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肆劫奪

拉殺人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速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閏八月朔日食○九月葬孝安皇后○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於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無恙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閘而上流單縣黃堌口之決如故後以黃堌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為民

冬十二月。陳于陛卒。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嘗請建東宮。及時豫教

與早朝勤政。皆不報。以災異乞罷。亦不許。于陛積憂成

疾卒。贈少保。謚文憲。

丁酉

二十五年。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爲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

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

於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没。終帝世。三

殿實未嘗復建也。至熹宗朝。魏忠賢始成之。

秋七月。赦。○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初應龍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聞出剽州縣

詔逮繫匿不出所部何恩等詣有司告變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之覆於白石應龍上書自明乃命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往勘偷東西用兵不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請執罪人獻金贖罪遂縛獻黃元等論輸四萬金羈其次子可棟於重慶追贖可棟等死應龍益恨遂糾諸苗反殘餘慶掠大阡都壩及興隆都勻諸衛進圍黃平殺官吏復大掠洪頭高平諸屯寨及湖廣命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之賊乘官軍未至率衆陷綦江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楚黔道梗

八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以黎惟潭爲安南都統使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已

而福海不能輯衆爲黎寧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攻殺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欽闢求貢總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爲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爲邊患

戊戌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蠻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京師旱○六月張位罷

以薦楊鎬故也

秋八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

渠帥淸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綎攻奪曳橋砦都督陳璘敗其援兵倭始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

以劉東星爲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師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明年濬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開泇河南通淮海引漕甚便

官軍襲火落赤於松山走之復其地

搢力克已東歸而套虜火落赤卜失兔等頻年抄掠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湖西曰松山聲息交倚總督三邊李汶閃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於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己亥

二十七年夏旱。○閏四月遣中官覈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以播州用兵故

庚子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夏六月川湖總督李化龍師平播州

化龍集三省兵分八路進賊奔據海龍囤總兵官劉綎先入婁山關直抵囤下諸軍繼至築長圍迭攻時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大破之應龍自縊死七子皆就擒詔磔應龍屍以其地分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冬十月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illegible]礦

秘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塡屋誰爲守之不報。

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帝入朝譖將加譴責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爲允貞訟冤言官亦連章論救帝兩置不問允貞乃乞歸未幾卒晉人立祠祀之。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頻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蠻長昂及把兔已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諸部就市賞利爭獻欵。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九月。趙志皐卒。

志皐柔弱。頗爲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皐與石星相應和。星敗。劾星者必及志皐。志皐乞休疏八十餘上。[illegible]

許。在告四年卒

以沈鯉朱賡爲東閣大學士。○冬十月。立子常洛爲皇太子。

沈一貫請立東宫。帝已允行。旋復諭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爲皇太子。同日封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

壬寅

三十年。春二月帝有疾召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疾瘳。寢前詔。

帝忽有疾召見一貫諭以罷礦稅。及江南織造江西陶器撤還所遣中官。釋繫囚召用建言諸臣。一貫方擬旨進翼日帝瘳。悔之遣中使十餘輩追還前諭。一貫惶

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言者皆不聽礦稅之害遂終帝世

閏月河州黃河竭○秋七月緬犯騰越

初雲南稅監楊榮開採阿瓦猛密諸寶井云歲可得數十萬既而所進不得什一又開採麗江土司地勢益橫吏漢居民相率燔稅廠殺委官至是緬人以稅使貪暴爲辭攻陷蠻莫宣撫使思正奔騰越緬賊追及之有司殺思正以謝賊始解

三十一年春正月災兩宮○詔戶兵二部覈軍實

時內府所供費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邊兵屢譁。帝急命戶兵二部鉤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言。禮。嘗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救日。請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宮中。莫能明也。萬歷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楚宗人華越等。訐與姓子不當亂宗。況一貫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

疏至。乃上之。帝從郭正域沈鯉議。令撫按行勘。撫按皆言無左驗。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華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賄賂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於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閒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發華奎行賄事。辭連沈一貫。華奎言正域楚人與臣素有仇。於是給事中楊應文御史錢夢皐等交章劾正域陷親藩。正域乞休去。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侍郎呂坤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持進帝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賡更同音也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

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臯宣指爲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捕僕隸乳媼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佳險賊多脅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遂下獄務訊夢臯丕揚令引正域不從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帝意本不欲株連法司乃歸獄生光磔之正域始得歸

二十二年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幾

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爲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鳳陽大風雨毀陵廟。○左都御史温純罷。

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沈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錢夢皐等皆在謫中。疏入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皐等誣純納賄。給事中陳嘉訓極論夢皐兆斗朋比爲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

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濬朱旺口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絶山東直隸間河不能爲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綫堤防宜急會化龍以憂去命工部侍郎曹時聘代之時聘乃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焉

丙午

二十四年夏六月。畿內蝗。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交章詆一貫好貪一貫求去許之嘉訓居相亦貶秩一貫素有清望惟楚宗妖書

京察三事與時論異故人多詆之鯉嘗侍帝東宮受知甚深及官禮部中官貴戚逾例干請多引典禮裁抑及居政府守正不阿以壓於一貫志不盡行至是一貫去帝嫌鯉方鯁並命致仕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熊廷弼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三十五年春二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為東閣大學

士。秋八月。彗星見。冬十一月。于慎行卒。

慎行明習典制。爲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中外惜之。

蠻陷武定。

鳳氏世爲武定土知府。嘉靖中。上舍鳳朝文叛伏誅。乃設流官。授鳳歷爲土經歷。又以謀作亂死。土職盡絕。至是鳳阿克陰結會川諸蠻。攻陷武定。連破旁近州縣。自立爲知府。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以失事下獄論死。明年九月賊始平。

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立見為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第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冬十一月。朱賡卒。○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顏長昂之子賴暈歹。與其從父蟒金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並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隨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

定敵以有備引去。

己酉

三十七年。春二月。拱兔陷大勝堡。

先是朶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受總督王象乾指濟擣黃台吉帳以牽寇。乃從中左所。夜馳拱兔營。擒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殺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二十里。官軍禦之。大敗。部議釁由杜松。令戴罪自效。松憤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之

攻給事中王元翰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幷下諸疏勅部院大臣評曲直罷其論議頗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

庚戌

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曰庠疏言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歷二十年來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强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已正南面者杳無時曰則何取於正陽之名爲哉願稍振刷勤庶政親百官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陽德有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祗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綿萬載。疏入不報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劾其貪僞險橫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曹于汴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

講學東林。貽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未幾兆魁劾東林黨人陰持計典自是諸講學者多不理於口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榷稅以甦民命不省。

秋八月吏部侍郎王圖罷。

是年京察御史金明時以不職懼斥倡言要挾諸當事者主事秦聚奎佐之俱爲孫丕揚劾罷其黨大譁。又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召號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圖時兼掌翰林院而

祭酒例由掌院注考賓尹屬王紹徽爲之請劉峻拒之褫二人職紹徽及喬應甲皆外轉由是諸失意者力攻圖圖遂引去時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齊則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爲首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爲首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元爲首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輩附之與賓尹輩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

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戶部劑劑贏縮軍國賴焉公主下嫁福王出邸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

卿贊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為廷臣所惡論劾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乘柴車去未幾吏部尚書孫丕揚亦拜疏歸

四十年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兼吏部尚書

時曹署多空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侍郎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

缺筆即不給牒以滯都下時攀執政輿衰訴煩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八十餘人時稱盛事正燠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顧惟不善東林諸黨人及附東林者咸起攻之明年秋始歸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初入閣廷臣爭論之累疏乞休不允出居僧寺不視事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七

起癸丑明神宗萬歷四十一年盡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凡八年

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請加派銀十五萬兩有旨從之

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撦力克死孫卜失兔應嗣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素囊台吉五路台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卜失兔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爲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卜失兔爲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

秋。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吳道南。爲東閣大學士。

自朱賡卒。李廷機以人言杜門久。葉向高遂獨相。向高臥病每卽家擬旨。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人入閣時道南在籍。踰年乃至。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爲吏部尚書。

趙煥罷。以繼之代。繼之楚人年八十餘。耄而憒一聽楚黨意指。凡與黨人異趣者。貶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云。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

后性嚴明。萬歷初政。后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因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旨。太后怒。帝惶恐伏地。儲位由是定。至是崩。謚孝定。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訐奏貴妃內侍姜麗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福王。帝震怒。葉向高請速命福王之國。以息群喙。帝納之。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勑。力諫。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

攺食淮鹽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能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愼行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爲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於昭陵。○秋八月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盡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灾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

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

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而

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

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六

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前

腋閒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群臣隔絕帷幄

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

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帝王無此法也

竟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之去

明

四十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畿內山東旱。男子

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擊傷守門監。入前殿被執。太子以聞。命法司按問。御史劉廷元、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先後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以積柴爲人所燒。氣憤發狂。詣京師訴冤。法司遂以瘋顛具獄。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至獄中脅合吐實。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上請。言禍生肘腋。宜剪除。論奏不報。越數日。刑部集諸司會鞫。與之寀所奏無異詞。廷臣請鞫治成、保等。窮究主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初奸人王曰乾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保。

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召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大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又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顛之人宜速決幷責諸臣妄言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禁中帝不見群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群疑且謂劾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言者未幾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劾之寀妄生事端遂削之寀籍調士晉外任

丙辰

冬十月。京師地震。

四十四年。春。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陜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朔日食。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薛明遇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

三餉之說起。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之餉邊臣鬨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晉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淵銓不備棟梁皆撓可憂六群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兆民蓋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魑魅之人漸如頭鑽倒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梭可濫邀綵綸是朝廷無紀綱須黜之守令皆窮途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騎惟小失兔之子吉能土馬雄諸部前年秋求封王爵邊臣格不以聞遂糾諸部入寇文煥屢擊敗之乃相繼納欵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群臣請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時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群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朔日食。○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正色立朝。頗負時望。前年典會試。舉子有以代倩獲第者。湯賓尹嫉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攻尤力。肆口詆諆。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爲謫文炳於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杜門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

曆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大水。○我

大清兵克撫順

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總兵官張承廕率師來援

分軍為三。據險自固。旋師潰。承廕戰死。將士死者萬人。

諸堡皆陷。時插漢及西部皆擁衆入邊。乘機邀賞。羽書

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

泄如故矣。

日中有黑子。○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

初。鎬巡撫遼東。嘗乘虛襲殺泰寧部。致寇屢入犯。爲言

者劾罷。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

往經略

六月。趙煥復爲吏部尚書。

鄭繼之罷去。給事中亓詩教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益損。

京師地震。○秋七月。我

大清兵克清河堡。

守將鄒儲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寛奠。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惟畿內加三釐五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弊矣。

茂陵灾。○冬十月。彗星見。

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四日乃滅。

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長竟天。○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

兵部尚書黄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乃於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趣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寛奠由凉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進至二道關遇伏戰歿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我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柏遂不進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

大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綎既入營

營中大亂。綎力戰死。惟如柏僅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五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論死。

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六月。命熊廷弼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命代鎬經略。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

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報允。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

秋八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章奏。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群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入叩閶。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卻之

平。帝深嗛焉。

庚申　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上疏

乞援。帝降勅慰之。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秋七月。帝崩

庚申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罷天下

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以史繼偕沈㴶

兼東閣大學士。

神宗末。廷推閣臣。給事中亓詩教等。以㴶及繼偕名上。

疏未發。至是帝召用之。明年六月。㴶至。十月。繼偕至。㴶

官翁林時侍提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侍請二八奏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材官勇士二百餘人教錦衣衛訓練詔從所請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未移帝以前福王事銜巳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啖帝知選侍李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趣擧冊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群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

於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

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並為東閣大學士。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宗彥。國祚。向高。皆在籍。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閣臣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楊漣等。命封選

侍為皇貴妃選侍趣皇長子出曰欲封后帝不應群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帝崩選侍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群臣入臨為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群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抱皇長子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遐之掖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漣與左光斗等念皇長子無嫡母生母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以冲主付託也

於是議令選侍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遂從哲立宮門請遷。侍乃移居噦鸞宮

皇長子由校卽位

廷議改明年爲天啟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歷。以後爲泰昌。從之。時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佥內廷惟王安是倚。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

進忠初爲帝母王才人典膳。因魏朝獲結王安。與乳媼客氏私。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廕客氏子侯國興弟

十客光先及進忠兄釗。俱錦衣千户。進忠後改名忠賢、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畧遼東。

廷弼有膽畧。知兵前按遼時。即持守議爲經畧。主守益堅。然性剛好嫚駡。物情不甚附。御史顧慥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姚宗文魏應嘉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日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陰爲敵用。應泰卒以此敗。

冬十月。葬定陵。○以孫如游爲東閣大學士。○御史賈繼春削籍。

選侍移宮時。內監劉朝田詔等。盜內府金寶下法司按治。群閹懼搆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自裁。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謂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帝諭群臣曰。選侍前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皇考賓天。大臣入宮哭臨。選侍阻朕煖閣。既出復再三趣回。此諸臣所目覩者。繼春妄生謗議。理法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已復屢旨詰責。繼春削籍去

十二月。方從哲罷。

初光宗崩從哲擬遺旨賚李可灼銀幣已而改奪俸言官多劾從哲御底罷歸明年孫慎行鄒元標等追論紅丸斥從哲爲弑逆從哲疏辨請削官階投四裔韓爌張問達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見當時事起倉卒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但從哲罰可灼太輕無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從所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議上可灼戍邊從哲亦罷歸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七

